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劉公案 – 劉墉傳奇 第五十一回 趙掌櫃避災反招禍

李傻子在窗戶外，聽得明白，嚇得魂不附體。眼看著房中將燈吹滅，狗肉王、毛氏都睡了覺咧。李傻子看罷，不由心中害怕，一聲兒也不敢言語，輕手躡腳兒，走不多一時，來到自己家中，慌忙將門插上，把桌上殘燈剔亮，悄語低言，說：「媽媽，剛才我在街上出恭」就把遇見狗肉王回家，他要去除狗肉，王八殺何氏，人頭扔在糧食店的話，前前後後，告訴他媽媽一遍。陳氏聞聽，不由心中害怕。說：「九兒，這個話，外頭千萬不可言語。你要信嘴胡說，叫差人聽見，把你就拿了去咧！」李傻子為人老實，最能順母。聽娘的言詞，如同聖旨。李傻子說：「媽呀，狗肉王殺人，我償命不成？」陳氏說：「與你無干，休要胡說！快些脫衣睡覺罷。」說罷，娘兒兩個安歇不表。

且說糧食店裡的伙計，有一個姓宋的，名叫宋義。天還未亮，他就起來要出恭。來到後院之中，褪下中衣，剛要蹲下拉屎，猛一抬頭，瞧見那邊有一個物件，圓咕圖的，像一個西瓜。

走到眼前一看，嚇了個目瞪口呆——原來是一個人頭。乍著膽子，留神細看，說：「奇怪！這倒像孫二嫂子的腦袋。是誰殺死，將人頭扔在此處？我想這個兇手，定與財東有仇。我去報知老趙，看他是個什麼主意。」

說罷，他拿了些乾柴，蓋上了人頭，邁步走到前邊，正遇著財東趙子玉打臥房內出來。宋義一見，面帶驚慌，說：「掌櫃的，咱到後邊，我有句話說。」趙子玉見宋義變貌變色的，就有些疑心，並不再問一問，來至後院的牆下站住。宋義悄語低言說：「掌櫃的，不好咧！禍從天降，如何是好？」趙子玉聞聽，不由得發毛，說：「伙計，有什麼禍事？告訴於我。」

宋義說：「剛才我到後院出恭，瞧見一個女人的腦袋。」趙子玉聞聽吃了一驚，非同小可，說：「伙計，果然是真？」宋義說：「這也撒謊？我仔細一看，不是別人，竟是李財主家的管事長工——孫興的妻子何氏月素！不知被誰殺死，把腦袋扔在此處。還算造化，幸虧我看見，不肯聲張，怕街坊聞知，掌櫃的，你難逃有罪。無奈何，拿亂草蓋上，悄悄兒的告訴於你。」

說著話，一伸手，把那亂草拉開，露出了何氏帶血的人頭。趙子玉為人老實，膽子最小，只嚇得面似金紙，渾身打戰，體似篩糠。

趙子玉，為人多忠厚，怕打官司花費銀。瞧見人頭都是血，害怕發毛臉似金，往後倒退抽冷氣，戰戰兢兢掉了魂。拉住宋義叫「伙計，大禍滔天怎樣禁？是誰殺了孫二嫂，扔在我家後院存？有意安心坑害我，不知犯法是何人？」

我與他，什麼冤來什麼恨？素日間，並無得罪於街鄰。這一報官先問我，如何分辨論清渾？人頭現在我的後院，孫興必定要搜根。他要賴我奸殺的事，倒只怕，理正情屈假作真。人命官司無頭案，定然要，嚴刑拷打審凶身。受刑不過屈招認，做了無頭怨鬼的魂。是誰殺人我償命？橫死不能入祖墳！」宋義手拉趙子玉，悄語低言把話云。

趙子玉怕打官司，宋義又要就中取事，想帳圖財，手拉財東，悄語低言，說：「掌櫃的，你別害怕，咱倆商量。眼看大天大亮咧，難以幹事。素日你老人家待我甚好，吾是無思可報。掌櫃的，你別著急，這件事情交與我。」趙子玉憂中化喜，說：「宋伙計，你有這樣好心，替我了事，吾無補報，願謝你百兩紋銀。」這個趙子玉雖然識字，文理上不通，買賣的人，那曉得律例？殺人事假，移屍情真。按律治罪，還有個衝發。趙子玉竟沒有主意，倒把宋義的拙見，倒當了良謀，說：「伙計的主意不錯，天已待中亮咧，不可挨遲，咱們快去幹事要緊。」

說罷，二人並不怠慢，找了個糞箕兒，將人頭背起，往外面走。來至野外刨了個坑，剛把人頭擱上，才要動手去埋，忽聽那邊有人說話：「宋二叔，你們埋什麼呢？」說話之間，來在一塊兒。宋、趙二人聞聽，舉目一看，原來是西邊的街坊王興立的兒子，叫王保兒。一早出來，背著筐子揀糞，才交一十三歲。趙子玉還未開言，宋義先說：「你去揀你的糞去！」王保聞聽，說：「我偏不去！我偏要看！」邊說話，邊往前走。

來至坑邊之上，他站住身形，往下一瞧：是一個血淋淋的人頭！

王保說：「好的，怪不得不叫我瞧。你們殺的是誰？宋二叔告訴我呢！」宋義聞聽，說：「保兒，不要嚷，叔叔明日請你。」

宋義一邊說著話，一邊打主意：「不好，這個小冤家既然瞧見咧，他豈有不告訴人的麼？那時犯事，趙子玉殺人是假，我移屍埋頭是真。這件官司，倒鬧到我身上來咧！也罷，事到其間，也說不得咧。生米甃兒——舍著做罷！我何不給他個冷不防，一頭將他打死，連屍首和腦袋，一共掩埋。小保兒滅了活口，再有誰來與我對證？」宋義想罷，心一橫，殺星就附體。恨在胸中，笑在面上，說：「小孽障，今只埋個東西，你偏要看。又不是私鹽包子，怕你拿什麼抓頭不成？混帳孩子，愛看，請看！」嘴裡搭訕著，將身一閃，擱下鐵鍬，一彎腰，把頭抓起，小保兒不知是計，只顧兩眼往坑裡瞅著。宋義一見，並不怠慢。

宋義一見不怠慢，殺星附體把心橫。兩手慌忙揚鐵鍬，照著保兒下絕情。只聽「叭」地一聲響，天靈打碎冒花紅，「咕咚」栽倒塵埃地，兩手紮煞足又登。嚇壞了糧店趙子玉，埋怨宋義擅行兇：「怕打官司才埋腦袋，為何你，又害了保兒命殘生？倘或犯事倒有罪，性命只在刀下坑。」

宋義擺手說「不怕！打死冤家滅口聲。神鬼不知道這件事，那有事犯到公庭？掌櫃別毛快動手，大家用力去刨坑。埋了冤家絕禍害，咱們回家保安寧。」趙子玉點頭說「的是如此。」二人說罷不怠慢，登時間，死屍人頭埋一處，他二人，歡歡喜喜轉家中。按下此事不用表，再把那，宗婆子明一明。一見天亮不怠慢，逕奔場院往前行。登時來到草房外，窗前站住仔細聽：鴉雀不動無聲息。宗婆子，輕輕咳嗽三兩聲，悄語低言呼「二嫂」，又叫風流「大相公，天已大亮快些起，暫且分手再相逢。」連說幾遍無人應，不由心內暗吃驚：「他倆睡覺如小死，怎麼做，送暖偷香這事情！」著急舔破窗櫺紙，往裡舉目看分明：牀上並無人睡覺，地下倒有個死屍橫。項上無頭光腔子，血水噴流滿地紅。宗婆子看罷「嚇殺我！」戰戰兢兢臉發青，掉轉身軀往外跑，穿過夾道往後行。一直徑撲上房去，他把那，「相公娘子」叫二聲：「大相公殺死孫二嫂，現有那，兇器鋼刀帶紅。娘子快些拿主意，問一問，行兇的大相公！」

宗婆子，說罷前後其中話，這不就，嚇壞了佳人趙素容。